

文/ 林爱莉

喜欢跟大朋友小朋友在大自然里玩游戏的老小孩

阅读自然

用这几本小图鉴，即使带着小小孩，我们也能探索
檳城海草床，也经常走升旗山小山径，小朋友都可以自行翻查……

农历新年过后，东北风渐渐弱了，北马干燥的天气就要来到尾声。

这几天，上午阳光强烈，一直到午后，空中的云开始浓密起来，然后猛地轰隆作响，下起雷雨来。

孩子准备久违的上学日子，正赶着补做遗漏的作业。为了给他打气，我泡了杯温奶茶，拿起近日爱看的作者格日勒的《我的原始森林笔记》。

读格日勒的书，总让我想起在野外的日子。近日有几个2019年认识的新书友，问起我什么时候会再和小朋友到野外去玩。想着疫情的影响，我们都减少了群体的户外活动，但我个人的观察游戏，不曾停止，于是就决定整理一下手边的数据，让朋友们参考参考，也许在行动受限制的日子里，大人们还是可以自己带孩子做自然观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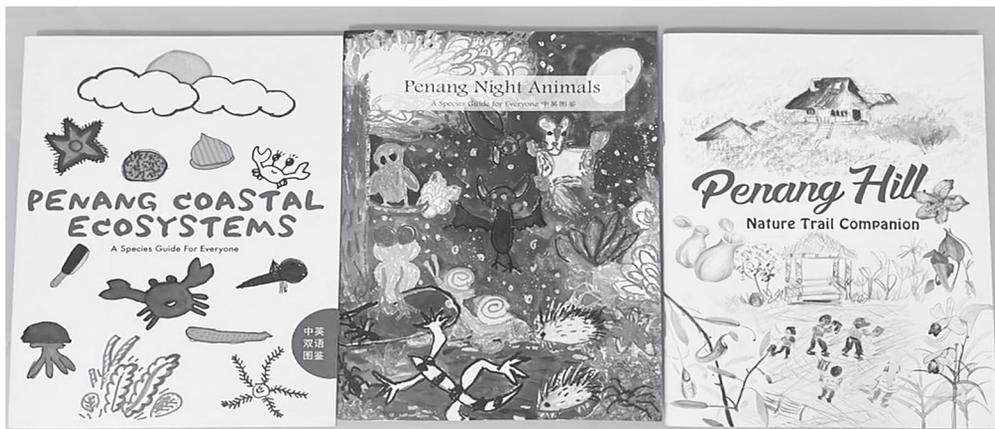
观察自然，从绘本开始

观察自然的书，其实都不难找到。图画绘本类的，有我之前给小朋友们看的，松冈达英的《和爸爸一起去森林》、《和爸爸一起去海边》、《和雨蛙爸爸一起去采集昆虫》。

最近我还看了一本盛口满的《我的收藏——寻找大自然的宝藏》。

这些可爱的手绘自然书都画得精致，针笔和水彩是自然绘本的最好选择。

小时候虽然生活在渔村，但由于是女孩，父母都不太允许跑得太野，即使想要偷偷地跟着邻居男孩队伍到海边或到山上，也常被男孩嫌弃。所以最让我能够满足对野外想象的，就是阅读儿童杂志里转载的日本、台湾的自然生活小故事了。



尤其是日本的，对生物描绘得栩栩如生，常常附上很丰富的科学小知识，让我异常着迷。

走出书本，走入自然

成为母亲之前，我已开始收集了这些自然绘本。当了妈妈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比以前勇敢了，开始不满足于阅读自然，更向往走进自然，于是我开始带着孩子，从住家旁边的小巷开始散步、观察，周末，就到森林里，到海边露营。

最开始的几年，还真的感觉自己像日本童书里的孩子般，周末就到森林里玩，有时候会拿着相关图鉴、绘本随行，以便遇到不认识的生物时，可以翻查数据。

后来渐渐发现，这些图鉴都是外国的动植物，虽然有些相同，但我和孩子们可是生活在精采万分的热带雨林啊，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是如此的精采，所以我开始着手找到本土的相关数据，

厚重如字典的图鉴买了几本后，我遇上了自然教室出版的一些生态小书，如《My First Handbook of THE BIODIVERSITY OF PENANG' S SEAGRASS BED》、后来出版了《Penang Coastal Ecosystems》双语的海岸生态图鉴、《Penang Hill --Nature Trail

Companion》和《Penang Night Animals》, 用这几本小图鉴，即使带着小小孩，我们也能探索槟城海草床，也经常走升旗山小径，小朋友都可以自行翻查。

丰富的，待发现

昨天下午遇见朋友六岁的孩子小地瓜，我要把新鲜出炉的《瓜雪生态探秘——天空之镜、河口、红树林》的小书交给他妈妈，小地瓜拿着书翻阅，突然指着书里的照片说：“妈妈，这是我们坐船去海草床看到的吗？它会soot一下soot一下的。”

地瓜妈感动地说：“你居然还记得，那天，你不是在忙着吃面包吗？这是海葵，我们以前跟云云老师去槟威大桥旁边的海草床上看到的。”地瓜妈回头给我个表情，说：“那时他才四岁呀！”

是的，小小孩在大自然里，小眼睛发现的东西可多着呢！想想，我们还没去过瓜拉雪兰莪！冠状病毒啊，你可不可以赶快离开地球啊，我们想带小地瓜去雪州看海葵呢！